

何「純潔」之有

——回應高明道先生

釋昭慧

頃讀高明道先生的〈與會有感〉(《法光》第 266 期, 2011 年 11 月, 第一版), 聲稱一位研究生無意願發表已掌握的訊息, 說是「難道忘了若干年前如石法師因提出和印順法師不同的見解, 被批得體無完膚?」接著聲稱, 這位學生「認真、用功、追求真理」, 而「被過去事件的黑影籠罩著, 恐懼到一個不敢公開說出實話的地步。」然後指控, 這是「國內佛學研究無比的悲哀」。對比他所聲稱的「純潔的學術與學佛」, 指控那是「製造一種恐怖的氣氛, 害得佛門年輕學者這個不敢碰, 那個不敢提, 大家當啞巴或應聲蟲才安全」。

這段文字, 顯得十分地「不純潔」、不公正與不厚道。對一位擁有「學術與學佛」雙重身份的人, 竟然寫出如此含沙射影的情緒性言論, 筆者頗感遺憾!

一、批判與被批判, 本來就是必須面對的學術課題。除非不做學術, 否則誰也沒資格不被別人檢驗其立論之正謬, 印順導師思想並不例外。然而他有接受批判的胸襟器度, 絕不等同於「批印必然有理」! 批印文章, 一樣沒有資格逃避別人對其立論正謬的檢驗與批判。

二、高先生對如石法師論文受到了回應性批判, 作出一堆負面批判, 對張三、李四之類的批印文章, 則發出一堆溢美之詞。此中盡是一堆提不出佐證的形容詞, 字裡行間卻不免暗示: 敢於發出批印之論, 就等同於「堅持學術、學佛的自利利他」、「純潔」、「認真、用功、追求真理」, 敢於對批印文章提出合乎經驗法則與邏輯推理的反駁, 竟等同於「黑影籠罩」、「製造一種恐怖的氣氛」, 是「國內佛學研究無比的悲哀」。立論粗糙, 雙重標準可議!

三、高先生本人過往之著作, 對他人的學術文章亦多有批判之詞, 一向自我感覺良好, 為何針對別人的批判論述, 竟作出如此汗名化的嚴厲指控? 好像高先生任何的批判之論, 都是「堅持學術、學佛的自利利他」、「純潔」、「認真、用功、追求真理」的, 而別人「被動」作出的批判之論, 就會導致人「這個不敢碰, 那個不敢提, 大家當啞巴或應聲蟲才安全」。何其責人以嚴而待己以寬之若是耶?

四、同樣的, 如石法師曾對印順導師思想作出批判, 筆者也只不過是就著如石法師的言論, 逐一指出其中禁不起經驗檢證與邏輯分析的錯謬內容, 如此而已。如石法師「被(筆者)批得體無完膚」, 印順導師何嘗不「被(如石法師)批得體無完膚」? 何以如石法師或其他張三、李四「主動」寫出批判印順導師且「批得體無完膚」的文章, 就叫作「堅持學術、學佛的自利利他」, 「認真、用功、追求真理」, 而別人「被動」回應如石法師或張三、李四, 並點出其中「批印」立論的錯謬, 就被祭出幾乎等同於「恐怖份子」的罪名?

五、該名學生研究學術之後, 竟然有意見而不敢表達, 為的是怕「被批得體無完膚」, 這種心思竟還被高先生稱作「純潔」? 那麼高先生心目中的「純潔」標準, 未免也太低了吧! 「純潔」者必當無私、無我, 還會怕「被批得體無完膚」嗎? 為了保護自己免於「被批得體無完膚」, 就自動棄權而不敢發表自己的看法, 簡直沒有「堅持學術」的風骨、

「追求真理」的勇氣、「學佛的自利利他」的胸懷!

正因為學術與學佛, 都應保持高先生所聲稱「謙虛」與「時時反思」的態度, 因此在發為言論時, 必須謹守「不愛、不悲、不怖、不癡」之「純潔的學術與學佛」立場。看不到學生心性怯弱而無風骨、無擔當之偏差, 竟還聲稱其為「純潔」而「追求真理」, 是為「有愛」; 全文之中火藥味十足, 有些文段甚至已非理性到展開人身攻擊的程度, 是為「有悲」; 對同樣的批判文章有雙重標準, 是為「有癡」; 而學生怕被批得體無完膚, 因此不敢言所當言, 是為「有怖」。然則這算得上是「純潔的學術與學佛」嗎? 高先生不妨就著該文的言論標準, 「謙虛」並「反思」地為您與您的高足之心念與言行打個分數, 如何?